

■苏康宝

少年时代，在乡下种田，最怕的就是粳稻。

粳稻修长的稻秆很多时候无法承担起沉甸甸的谷穗，遇到不太大的风就会倒伏。种田人最怕的是，倒伏时间过久了，若是遇上阴雨连绵，谷子直接会在穗上发芽，到了这一步，粳稻基本上就会颗粒无收。

当然于我而言，最怕的却是粳稻谷穗上长长的稻芒，像一根根刺，看上去就扎眼。收割过程中，稻芒稍有不慎就会扎进肉里，那种痛难以想象。有一年收割粳稻，眼睛无意中碰到稻芒，角膜悄然红肿，以至于最后视线渐渐模糊，捂着一只“失明”的眼睛，急匆匆赶到医院，医生诊断之后，将针管轻轻插入眼底，将药水注入眼球，眼睛才得以逐渐重返光明。至今眼睛里还残存着当时的伤痕，每每体检，医生都会提及，来自稻芒的那次伤害，始终在心里隐约“作痛”。

来自粳稻的记忆虽然“痛苦”，但它在我家的稻田里始终占有立足之地，因为乡村节气里用到的年糕靠它制作。粳米黏性强，光泽透亮，嚼劲足，存放时间长，无论炒制还是烧汤，其他杂交稻米根本无法与之媲美，因此粳稻的这一地位无可替代。

乡村人家种植粳稻，面积最多两三分地，割一担或两担，足够一年中的各个节气使用。粳稻米除了制作年糕外，还用于制作祭祀用品，煮熟后的粳米，经过石臼捶打成团，人手沾水，使劲搓揉，表面光滑后，捏成圆形、锥形、饼形等不同形态，成为祭祀活动中的供品。每到春节、清明、端午、中元等节气，乡村邻里屋檐下，大家相互帮忙，搓揉粳米年糕、制作供品的画面，时常在我的梦中萦绕——在我看来，那是乡村最温馨最叫人眷恋的画卷。

即便对粳稻心存畏惧，可我还是深深地喜欢着用它制作的年糕。成家后，每回去岳父家，他忙前忙后，张罗菜肴，我总会加以阻拦：“其余的菜都不要，有年糕就行。”岳父真好，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买回软糯的年糕，猪肉在锅内煎熬出油渣后，倒入切好的年糕，再加上青菜，炒制出来的年糕，软糯可口，堪称人间美味。这些年，偶尔重回那座小院，心中总会因此想起岳父，抬眼望去，曾经的人早已不在，双眼又禁不住悄然湿润。

粳米的责任真大，既要做祭祀供品敬奉神明，又要承载“吃年糕，连年好运”的美好寓意。乡村生活里，还有哪种稻米能配得上这份祝福？

人间万物都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都有“搭档”，粳米也不例外，在我看来，粳米最好的“搭档”便是糯米。但是糯米不适合做年糕，它只有在做红曲酒的时候，才算是找到了最恰当的位置。

离开了糯米，乡村的红曲酒就少了一份浓郁的乡愁滋味。

糯米做酒的计划始于春天，冬天要酿多少酒，春天就播多少糯稻。种植是有计划性的，不可多也不可少，但凡好酒人家，都会提早规划种植面积，可谓年初运筹帷幄，年底酒坛飘香。

糯稻成熟后，收割晾晒，碾压成米，米粒没有粳米的透光性，始终呈纯白色，如同牛奶凝固而成一样，取几粒在嘴里咀嚼，却毫无牛奶的滋味。其实你有所不知，糯米的魅力藏在时光里，需经酝酿才显神奇。

中秋过后，粮食归仓。乡村进入酿酒时节。曲是红曲，米是糯米，煮熟了的糯米晾晒降温片刻，便搅拌入红曲，置于酒缸中，倒入适量水，人们在红曲发酵的一定时间内，不停搅拌缸内的酒曲、大米和水，而后静置数月，糯米最终用时间将自己酿成酒，成为乡村人家餐桌上的一道迷人风景线。

那年举家南迁，母亲学着邻人用糯米酿酒。年底家中来客，舀酒待客，母亲一闻，满缸都是酸味。做酒讲究兆头，一缸失败的酒令母亲揪心，好在她灵机一动，在红酒中加了些许白砂糖，温酒上桌，不承想几位客人竟然一连喝了五六斤，微醺之余，个个赞叹母亲做的酒好。多年以后，他们仍念念不忘，苦苦追问母亲秘诀何在。母亲无奈透底：有啥秘诀，只不过是发酵的酒里，加了一些白砂糖！

糯米是乡村做红曲酒的唯一选择，在我的记忆里，乡下餐桌上的菜肴里，如果少了红曲酒当作佐料，滋味自然会打折扣，同样炒制年糕时，如不洒一些红曲酒，出锅的年糕定会逊色不少。当然，你在享受一盘炒年糕时，若是能倒上一杯微微加热后的糯米酒，你会为粳米和糯米以这种搭档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而激动，因为这一刻里它们融为一体，呈现出的是最诱人的滋味。

万物相辅相成，它们相互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人们的记忆。

离开乡村生活已是多年，每年秋天，收割季节，我都会想起曾经种植过的那些粳稻和糯稻，卑微的它们在属于我的乡村生活中，以各自的方式，让我铭记住了人间烟火的滋味，教我学会了如何感恩生活。

这些生长在乡村的稻米，多像有些人啊，看似不起眼，却始终在暗处发着微光，悄然呈现着世间里所有美的真谛。



怀念两种米

云顶听瀑

■萧寒

大罗山久负盛名，其分支云顶山位于塘下镇境内，历史上亦是永瑞一带的名胜。北宋温州通判赵弘、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明代广东按察副使王叔果及其曾祖父王毓等文人名士，皆曾在此赋诗题咏，令人神往。

据嘉靖《瑞安县志》载，云顶山有“三岩二洞二潭一瀑一寺一楼”之景，包括石马岩、将军岩、滴水岩、齐云洞、观音洞、三濠潭、漱玉潭、云顶瀑、云顶院及听瀑楼。其中，齐云洞被誉为道家“天下第十六洞天”，却因隐于山、人罕至而声名不彰，与邻近的“天下第二十六福地”仙岩如天渊之别。而云顶院（后称云顶寺）始建于唐中和二年，几经修缮，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余年历史。

乙巳年七月十五午后，我驱车前往云顶寺。自新修的330国道转入韩坑溪小路，周遭景致已与诗中幽境相去甚远。眼前的云顶寺北倚云顶山，其余三面被大片的厂房包围着，仿佛一个瘦弱的老者立锥于逼仄之地，稍能让他喘口气的韩坑溪也已变得狭小、淤塞。

我叩山门入，视线里是一眼到头的廊道，左侧有一小放生池，池边杂草丛生，几尾红田鱼在荫蔽处浮沉。池后的天王殿似近年重修，朱漆鲜明，与墙皮斑驳的山门对比显著。我漫步寺中，偶有义工闪现，而僧人不遇一人，完全不见千年古寺的鼎盛气象。惟有大雄宝殿东侧外墙嵌着的那块石碑，述说着寺院兴衰反复的悠长历史。

我抬头东望山间，原云顶瀑之处只剩秃岩，其上的漱玉潭已被改建为混凝土饮用水山塘，历史上的听瀑楼亦湮没于时光，唯有赵弘《游云顶院听瀑楼》一诗引人遐想：“佛若萧洒乱山根，一派从来八水源。泻瀑横飞龙独挂，石形中断虎双蹲。”不禁莞尔，赵公善观山水，看出“萧洒”“龙虎”之气。我闭目凝神，仿佛看见雨霁瀑泻，如飞龙自天坠地，水花溅玉，响谷回声，似在演奏大自然的雄浑乐章……

我登楼俯瞰韩坑溪湫，少许细流如弱丝无力般出没，被工业废水污染的溪床像穿上了黄衣裳一样，全无王叔果《过云顶寺》“人座香风翻贝叶，绿溪锦石映桃花”的诗意。遥想当年，寺内香风翻卷经页，溪畔锦石映桃，落英漂水，何等静谧悠然。他又吟：“日暮不妨山简醉，归途好借白牛车。”我想，王公一定是个深谙生活之道的人，懂得在山水中安放自我，也懂得在适当时借一辆“白牛车”从世俗纷扰中解脱。

我环视四周工厂道路，对比着清代三位诸生的诗句所表之意。张士祯《乙酉中秋后四日游罗峰云顶禅院》诗云：“仄径香风生桂树，小桥烁水映梧桐。疏钟远度千峰外，片月初临万壑中。”如今桂香杳然，钟声不继，只有机器轰鸣与断续蝉声。张黻叔《晓过云顶寺》亦咏：“古木落清阴，高岩敞宏敞”“松吹两夜寒，鹤唳众山响”。现在古树无、山貌改，不知心静仍可

游着游着，已是秋天。

岸边的溪江树林立，不时有叶子打着转儿，飘落在水面上，随流漂荡。清晨的新坪滩，水雾氤氲；南倚小山，青翠欲滴。儿时胆大的伙伴曾爬十米高崖冒险跳水，尽显年少无畏。水中央，时有小鸬鹚从野芋丛中窜出，戏水觅食。这幅三十三溪的画卷，顿时丰盈生趣起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旭日东升，第一批赶早的游泳爱好者，男女皆有，五点半就已到场。我与汉臣瓯窑的姜林峰老师结伴晨泳两月有余，往往七点左右，阳光正好。老姜还解释选此时段的缘由：阳气盛，湿气少。我虽将信将疑，却也乐在其中。

我家至游泳基地，骑车不过十来分钟。老姜从陶山郑宅开车赶来，往返却要费些周折。此处属盐店村一片沙滩林，是陶山湖岭一群冬泳爱好者众筹所建。他们倚几丛水竹，搭起一座吊阁楼似的木屋，砌了些园圃，以鹅卵石铺就小径。我尤其喜欢强哥与伙伴就地取材粗造的碇步，颇有野趣之美。虽只一小段，却仿佛隔开了工作与生活——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有更衣间、茶室、秋千、桨板、小船等等。聚在这里的人，有公务员、企业老板、个体户、作家、教师、司机、退伍军人……还有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姜，早年靠贩卖木材挣了些钱。去年聚餐，众人纷纷向他举杯致意。他曾历经化疗，身上留有几道手术疤痕，听从医嘱坚持冬泳多年，如今已不再服药，堪称奇迹。毅力惊人的瑞兄，是位西藏退伍兵，因患强直性脊柱炎改学蛙泳，有助于舒展脊背。我们做了一年多的泳伴，亲密无间，一同熬过寒冬刺骨，也共享出水后的热辣滚烫。

我踏过碇步，惊起树上一只松鼠，转瞬便不见踪影。林间鸟鸣婉转，莺燕细语。老姜原本就会鸽子游，悟性又高，对照蛙泳口诀“抬头



云顶瀑（陈立波摄于2009年

闻松风、想鹤唳否？继而，钟洪名《春日偕陈云路游云顶寺》诗句浮现：“涛声千树出，梵语半空闻。”我侧耳倾听，无涛无梵，不由失望，旋即释然——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岂一样乎？

我想起塘下先哲陈傅良《游云顶院和徐叔子韵》云：“老大生憎儿女态，更无春怨与秋悲。略将杯酌随宜具，剩有溪山取次嬉。”其言决绝而可爱。人到了一定年岁，不再为春秋易感，有酒便饮，有山便登，何等通达。若陈公在此，必不因无瀑无桃而叹，或观云，或手谈，或品书。想到此处，我自觉前之失望可笑。美固可慕，然执着于美，则易失望。一切皆会变迁。何不学陈公，安然受之？

近白露而暑未消。我取木凳，坐于廊下荫处小憩。王毓《游云顶寺》诗句涌上心头：“身世悠悠浑似叶，禅心寂寂总如灰。”初读似悲，细思则安。人生如叶，随风不知所终，正需一颗“寂寂”之心。或许，此心非麻木，而是通透之后的清明，如灰烬一般的表寂里温。

我起身穿廊，风铃清冷。忽悟“听瀑楼”之“听”，从不凭耳朵聆听。其所听者，乃一种于喧嚣中守静、于寂寥中寻力的心境。先哲前贤们所留之诗，非惟景致所语，更是面对世变的智慧。

我步出云顶寺，回望云顶山——虽知瀑竭溪“黄”、厂围林疏久矣，然内心仍期盼未来能像安吉余村、本镇陈岙那样，深贯“两山”理念，迁工厂、腾空间、美环境，再现“龙瀑、松涛、鹤唳、钟鸣、溪绿、石锦、桃红、桂香”之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晨泳

■周光亮



划手脚不动——伸手低头慢收腿——伸直胳膊蹬夹腿——手脚并拢漂一会”，自然游得顺畅，如今已能长游一段时间。贵在坚持，他每日锻炼约半小时，打卡一公里。他的爱女“小泥巴”也常来玩水，摸螺蛳、捉河蚌。上岸后，他的爱人伶俐姐早已用卡式炉沏好茶，在老古董钱匣上摆出姜兄手作的公道杯与品茗杯，连上蓝牙音乐，点燃檀香。待我们换好衣物，大家便席地而坐，吃个早茶，暖身祛湿。片刻间，我的额头、前胸、后背都沁出细汗——秋日并不燥热。美好的一刻钟，没有外人打扰，瞬间即逝，却弥足珍贵。最后再做几个引体向上，舒展身体。老姜能做十个，臂力着实惊人。

老姜说，未晨泳之前，一天做四团还泥都有些吃力，如今每天六团也不在话下。长年低头拉坯修坯，颈椎难免负担重重，如今肠胃也好了不少。瓯窑事业蒸蒸日上，光鲜背后实是万般努力。除了烧窑需熬夜，他平日作息极规律，早睡早起，凌晨四五点便开工。

晨泳之后浑身酸爽，却也倍感轻松。顺路去松坦村那家开了几十年的面馆，排一会儿队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湖岭拉面。地道风味，柴灶烧火，黄牛肉浇汤以农家老酒爆炒，再加一勺坛装腌菜咸，一绝。

期待冬泳。

■白一帆

初夏清晨，我早起走在湘西张家界一个小山村的蜿蜒山路上，抬头是一幅幅如诗如画的山水图，一座座高高耸立褐红色的山峰耸入蓝天，如乘风破浪的巨轮，如破土而出的春笋，如迎风招展的红旗，还似紧紧相拥的情侣。沉醉在这天地间，我贪婪地呼吸着清新无比的空气，心中泛起阵阵惬意。

同乡洪威所经营的“雾里观阵山民宿”，便坐落在这群山环抱之间。多年前，洪威把目光瞄向了这里，投入巨资收购租赁了当地群众闲置的老宅、猪舍、仓库，精心打造了一座颇为精致的休闲度假民宿。因地处名胜景区，闹中取静，且经营管理有方，一时间名声远扬，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小小山村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

那天傍晚，主人把我们带到山村的最高处。眼前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错落有致的民宿掩映在林木之中，房前屋后桃红李绿，瓜果飘香。一只跟随我们而来的大白犬和众多小狗小猫悠闲自得，诚如主人般气定神闲。远眺，群山巍峨叠翠，田园纵横，山花烂漫，座座民居成为山野里最美的点缀。我想，此时，如有画家把眼前的一切描绘下来，那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呀！

几日里，我们一行人白天马不停蹄地欣赏迷人的张家界风光：神奇的黄龙洞，壮观的天子山，美轮美奂的十里画廊，险峻的天门洞胜景，无一不让大家啧啧称奇叫绝。入夜，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喝着小酒，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好不快活。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湘西张家界。此行既陪家人好友，也弥补了此前两次未登天门洞之憾。惊喜的是，此行还意外地见到了神奇的天生桥和活泼可爱的猴群，见到了天子山景区地面亿万年前遗留的许多海底生物海螺化石，一路走来，收获满满。

几天里，天公也特别眷顾我们，正值夏日却没有日晒，也没有雨淋，我们在习习凉风中度过了难忘的湘西之旅。

一路走来，面对大美隽秀的山水，我赞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更赞叹现代科技给人们的旅游带来的便利！缆车、滑梯让我们登山如履平地，仅用二十八分钟，缆车便掠过密密麻麻的城市建筑群，径直把我们送上了凌空绝顶的天门山，一览众山小，远近风光尽在眼前。穿过天门洞，恍若登临仙境。据说前几年洞顶曾有碎石落下，为了避险，景区在洞口上方加装了横梁——虽然安全得以保障，却稍损天然意境。

穿过洞口，俯视下方，九百九十九级陡峭的台阶宛如天梯，让人望而生畏。同行团友们选择乘滑梯，而我们两位年届七旬老人却决意挑战，一路步行下去，沿路风光无限，一饱眼福！

此次湘西之旅，我与当地的战友金咸春、杨长明时隔四十年再聚首，又在长沙见到久别的老战友陈代义、肖绍举。当年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同在东北军营度过难忘的岁月，而今都已年过七旬，两鬓斑白。回忆往昔，战友们分外激动，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叙不完的战友情。当年，我的爱人小孙与长明战友的爱人小徐在部队招待所一起相处了近两个月，如今重逢，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彼时，我儿子白浪和长明女儿杨静还不到两周岁，牙牙学语，转眼间，他们已年过四十，为人父、为人母。短暂的相聚，战友们回首往事，感叹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彼此叮咛要健康快乐地过好晚年的每一天，期待来日再相聚。

短短几天里，我们还造访了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古城，欣赏了大型歌舞《魅力湘西》，走进了网红打卡地花垣县十八洞村，大山里的小小苗寨发生的巨变，让我们一行人惊愕赞叹不已——正是：赶上新时代，苗寨放光彩。

